

国外军事见闻丛书

● 王建政 著

从总书记到阶下囚

DJXQ

军事出版社

新出图[1997]43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总书记到阶下囚/王建政著.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1998. 6
(国外军事见闻丛书)

ISBN 7-80027-965-0

I. 从… II. 王… III. 昂纳克—生平事迹 IV. K835.1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8950 号

书 名: 国外军事见闻丛书——从总书记到阶下囚

著 者: 王建政

出版发行者: 军事谊文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 100011)

印刷者: 北京天利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版 次: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5.96

字 数: 139 千字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80027-965-0/I·227

定 价: 9.80 元

出版说明

《国外军事见闻》丛书是90年代初筹划的一套纪实性报告文学。经过各方面的专家与同志们的辛勤耕耘，现在陆续同亲爱的读者见面了。

这套丛书是在我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特约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尤其是军事外交工作的人员撰写的。内容包括：国际风云变幻中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的耳闻目睹；军事外交活动中的所见所闻；外国军队的建设，尤其是质量建军的经验、做法；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经验；国防工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及高科技的探索；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的经历；以及各国的风土人情、民族文化特色等等。

透过这些，我们希望奉献给读者：一个观察外部大千世界变化的窗口，了解国际斗争的复杂激烈；掌握外国军队的发展脉搏，促进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汲取有用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诤

歌我国外交政策和军事外交政策的正确；讴歌战斗在异国他乡的外事工作人员果敢机智地观察形势的变化，掌握地球的脉搏，胜利完成祖国人民赋予的任务。

在编辑和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们牢记面向世界，面向读者。希望读者通过这套丛书能对外部世界有一个更完整的了解；同时也盼能加深对中华民族的豪情，体会祖国在世界之林的分量。我们要感谢参加这套丛书写作的专家，他们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相当的学术与写作水平，以观点鲜明，寓意深刻，构思新颖，信息量大为特征，把丰富的见闻如实地告诉大家。由于时间仓促，我们在编辑中也许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们指正。

军事谊文出版社

目 录

从总书记到阶下囚	
——昂纳克案件透视.....	(1)
从阶下囚到座上宾	
——昂纳克案件后话	(43)
柏林墙倒塌六周年话内幕	(87)
德国总理科尔	(98)
德国漫笔.....	(105)
前东德军人小忆.....	(142)

※ ※ ※ ※ ※ ※ ※ ※ ※ ※ ※ ※ ※ ※

奥军司令的小木屋.....	(146)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幕前幕后.....	(149)
奥地利 SOS 儿童村访问记	(151)

※ ※ ※ ※ ※ ※ ※ ※ ※ ※ ※ ※ ※ ※

瑞士总长利纳尔将军.....	(155)
话说瑞士女兵.....	(160)
首富国都伯尔尼印象.....	(162)
瑞士人请客送礼漫谈.....	(165)
伯尔尼小熊在圣诞节前死去.....	(168)

羽影仪天矫大鸿

——记一位创造世界钟表史奇迹的中国人…………… (171)

从总书记到阶下囚

——昂纳克案件透视

(一)

1992年11月12日，星期四，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80岁的癌症老人埃里希·昂纳克，被送上柏林法庭。

数千万德国人坐在电视机前，怀着复杂的心情观看四家德国电视台同时转播的法庭开庭实况。我当时正在伯尔尼。因为我曾在社会主义的东德工作过两年多，且正值东德从动荡走向崩溃的岁月，所以对目前这场官司十分关心。我久久地端坐在电视机前，仔细地端详着久违了的他。

昂纳克身穿蓝色西装，系一条蓝色领带，还像以前一样佩戴一副金边眼镜。他瘦了，头发更白了，向后梳着，比以前稍长些。他的脸色比想象中好得多，神情也显得很轻松，时时微笑着。当旁听席上传来“埃里希，红色阵线！”的友好呼声时，他扬着右手，握起拳头，使劲地挥了挥。几个月前，当他被迫离开智利驻莫斯科使馆，乘车前往机场返回柏林之前，他也是这样挥动拳头，显示了这位“革命老人”的不屈斗志。

法庭里，昂纳克见到了多年共事的老同志。被告席上，还坐着四位当年显赫一时的前东德党、政、军领导人：前国家安全部部长、85岁的埃里希·米尔克大将，前国防部长、72岁的海因茨·凯斯勒大将，前总参谋长、66岁的弗里茨·施特雷利茨上将和

前苏尔专区党委第一书记、73岁的汉思·阿尔布莱希特。另一位“要犯”，前东德第二号人物、部长会议主席、78岁的威利·斯多夫，因前一天晚上心脏病突发，经医生诊断“无出庭能力”而未到庭。

上述六位老人中，前五位被指控对柏林墙和东西德边境几十年来因企图越境西逃而被枪杀的200多位东德公民犯有杀人罪，因为他们曾经是东德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参与了“开枪命令”的颁布决策。对这次法庭问罪，老百姓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激奋，有的冷漠，有的憎恨，有的同情。据德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民意测验表明，至少有1/3的德国公民对这种作法表示不满，认为“用西德法律去审判东德领导人不合法理”，应当“让这些老人安度晚年吧”。负责昂纳克健康的权威医生也表示，昂纳克的寿命最多只有18个月，甚至有专家断言他只能活到1993年6月。而这次法庭审理判案的时间至少是两年，结果是不言自明的，实在是劳命伤财之举。

柏林市州级法院第27审判庭的法庭里，挤满了听众和记者。昂纳克走到前安全部长米尔克的身边，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同他轻声寒暄了几句。昂纳克还同前国防部长凯斯勒握了握手。凯斯勒握手时的恭敬神态一如以往，以致《法兰克福汇报》驻柏林首席记者温特斯以《昂纳克在法庭上还想当一号人物》为题大发感慨。

也许是因为斯多夫缺席，也许是因为“遵医嘱”，首次开庭仅持续了45分钟，法庭便宣布暂时休庭。昂纳克事先准备了洋洋洒洒好几页的声明书，虽经辩护律师沃尔夫几次提议，但未能获准宣读。报界评论说，昂纳克准备的是一份抨击德国“复仇法律”的“政治宣言”，自然不会让他随便开口。

我最后一次见到昂纳克，是东德建国 40 周年的庆祝大会上。1989 年夏季，东德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教会操纵的游行活动在莱比锡、德累斯顿等大城市愈演愈烈，群众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当时，东德公民可以免签证去匈牙利、捷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旅游。一些旅游者滞留在匈牙利与奥地利的边界，企图越过边境去追求“自由世界”。匈牙利政府在同西德政府达成某种默契后，竟然一举开放匈奥边境（据悉，匈牙利为此得到西德的 5 亿马克的报酬），使东德公民源源不断地经由奥地利到达西德。由于此时昂纳克正在外地休病假，党中央政治局又无力决策，没有及时关闭与匈牙利和捷克的边境，其结果导致了不可阻挡的公民外逃浪潮，加速了社会的动荡和不安。等昂纳克 9 月份回到柏林时，事态已不可收拾。固执而自信的昂纳克过于相信自己的号召力，执意要在 1989 年 10 月 7 日国庆 40 周年时举行一个盛大的庆祝集会，以图一举力挽狂澜。

10 月初开始，柏林的气氛进一步紧张。每天晚上，市中心总有几条交通要道被警察封锁，因为这些街道上出现了数十人一伙或数百人规模的游行示威人群。柏林的游行很有特点，人们通常白天坚持上班，晚上下班后聚集在一起，手秉蜡烛，间或举几个小标语牌，默默地走在马路上，人民警察簇拥在前后左右，双方各尽其责，互不冲突。那些天里，标语口号多是敦促政府改革开放或要求旅行自由等。

10 月 6 日晚上 9 时左右，有人悄悄告诉我，马路上出现了坦克和装甲车。我闻讯驱车出动，转了几条主要马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只是在几座灯光昏暗的旱桥下面，偶而见到几辆装甲车静静地卧在那里。据了解，那是为第二天阅兵式预作准备

的军队行动。一场虚惊。

10月7日上午10时左右，我站在卡尔·马克思大街庆祝大会主席台的左后方外宾席上，饶有兴趣地向主席台上注视。

10时整，昂纳克和远道而来的戈尔巴乔夫等贵宾登上主席台。阅兵式开始。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司令施特希巴赫上将站立在一辆瑞典产的沃尔沃760型高级轿车上向主席台驶来，国防部长凯斯勒大将站立在另一辆沃尔沃轿车上接受陆军司令的报告。尔后，两辆车鱼贯而行，从主席台正前方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前驶过。礼毕，凯斯勒大将单车驶回主席台，拾级而上向昂纳克总书记报告并听命。昂纳克此时全无病容，精神矍铄地向三军将士致以亲切问候，将士们则报以雷鸣般的口号，大意是忠于祖国，保卫社会主义。稍迟，一个个军队方阵挟裹着隆隆坦克声缓缓通过卡尔·马克思大街，大街两旁的高楼大厦上悬挂着无数面红旗和彩旗，那气势、那阵容实在令人感动。此时，西柏林警方的几架巡逻直升机在西部上空悄悄地掠过，匆匆地折头西返，像是被地面这红海洋和百万雄师吓着了。

阅兵式过后，是各行各业群众的游行队伍。人们成群结队，扶老携幼，举着鲜花或小旗，不紧不慢地由西向东踱来，走到主席台前时都向昂纳克等领袖人物仰视片刻，年岁大些的挥挥手表示问候，有的孩子坐在父母肩上向台上的总书记爷爷献上一束鲜花。队伍中也有一些年轻人神情异样，偶而可见一两条“民主化！”“公开化！”的标语和戈尔巴乔夫的画像。这在当时讳言“改革”的东德，无疑是一种对时局不满的示威行为。

庆典持续了四个多小时，昂纳克始终微笑着站在主席台上向人群挥手，他的身体状况颇令我们吃惊。

东德建国 40 周年的庆典终于结束了，但群众的示威游行却没有停止，其势如火如荼。东德最后一任总理汉思·莫德罗在 1991 年所著的《起点与终点》一书中回忆道：“基于对局势的错误判断，昂纳克以为可以用庆祝民德建国 40 周年的各种庆典活动来确保国家的政治稳定。于是，组织了反法西斯老战士聚会活动、共青团火炬游行活动和一系列庆祝集会、盛大招待会；于是，亲爱的、德高望重的党中央总书记兼国务委员会主席每场必到，四处演讲。这一切旨在盖过全国所有强有力的发难声音，旨在重新建立旧的秩序。以米哈伊·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外国客人作为国际陪衬出现在人们面前。

“一切都按电影脚本演完了，但是效果根本不符合编剧人的思想。共青团火炬游行变成了拥护民主化、公开化的游行示威，戈尔巴乔夫的话‘迟到者将受到生活的惩罚’起到了信号弹的效应。”

国庆大典之后仅仅 11 天，在部长会议主席斯多夫于 10 月 18 日主持的中央全会上，昂纳克被解除总书记职务，由埃贡·克伦茨继任。同时被解职的还有政治局委员海尔曼和米塔克，他们二人的落选被理解为排除昂纳克的势力。

克伦茨继任党中央总书记后作了一次电视讲话。由于他在讲话中把自己说成是东德要求民主改革运动的领导者，引起了群众和本党内部的反对。后来，在克伦茨接替昂纳克的另两个头衔——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从而重新确立党政军三权集于一身的状态之后，要求克伦茨下台的呼声就更高了。时隔不久，不仅克伦茨一个一个地失去了桂冠，连统一社会党也寿终正寝，更名后的新党是民主社会主义党，律师居西担任主席。

(二)

1992年11月16日，星期一，柏林法庭第二次开庭。被告阿尔布莱希特最先到庭，提前了几乎一小时，独自一人坐在被告席上，身边立着一根拐杖。

不一会儿，米尔克被带进来。他除去大衣和礼帽后，拉着一根棍子步履蹒跚地走向自己的位置。路过阿尔布莱希特身边时，他没有道早安，阿尔布莱希特也没抬眼看他，埋头在看手中的笔记本。

稍后，斯特雷利茨和凯斯勒同时进来。他们分别同阿尔布莱希特互致问候，但都没同米尔克打招呼。入座时，前国防部长凯斯勒特意扭转半个身子，背对着前安全部长米尔克。

最后入庭的是昂纳克。第一次开庭时因病缺席的斯多夫，今天仍然没有到庭。

昂纳克先同阿尔布莱希特握手问安，似乎是按姓氏笔划的顺序行事，尔后再同施特雷利茨、凯斯勒和米尔克一一握手。昂纳克还同米尔克轻松地聊了几句。紧接着，昂纳克突然发现70多名记者身后的听众席上坐着凯斯勒的夫人，于是挤过人群走上前握手致意。由于昂纳克的动作出乎人们意料，使在场的保卫人员和记者都吃了一惊。

听众席上还坐着一些昂纳克的崇拜者。昂纳克循声望去，用右手作了个“V”字胜利手势，尔后握紧拳头使劲挥了挥。

这时，法官出庭了。第一个请求发言的是昂纳克的律师齐格勒。他用了几乎一个小时的时间，宣读了一份不信任当庭首席法官汉思-乔治·布劳伊蒂加姆以及另外两名职业法官的拒绝提案。

这是昂纳克的律师小组向法庭发起的第一次反击。

齐格勒律师列数了首席法官的六大罪状：一是“以权谋私”。指控他利用州级法院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安排第27审判庭首席法官提前退休，尔后自己取而代之，其目的是想作为“昂纳克要案首席法官”载入史册、扬名百世；二是“草率计划”。指控他未等认真审阅辩护律师对长达783页的起诉书所作的68页简要立场申明书便仓猝宣布开庭，其目的是“与被告的死亡赛跑”，因而未将昂纳克视为一个自然人，而是视同一名“政治敌人”；三是“玩弄权术”。指控他未经与辩方律师和检察官商量便擅自将原起诉书中所列68项罪状中的56项分割开来，从而可以分两个法庭同步审案。鉴于昂纳克的来日无多，且医生已明确判定被告每周两次出庭的时间不得超过3小时，可以推断首席法官的这一“弄权技艺”无异于“抓住自己的头发从沼泽地里脱身”；四是……

齐格勒的发言如同六发炮弹，击中了首席法官的软档。上述六项指控得出的推论是，布劳伊蒂加姆首席法官等三人违反了职业道德和联邦基本法，难以令人相信他们会秉公办案，因而被告提出拒绝提议予以弹劾。这项提议，将交由另一法庭审理并定案。究竟那三位急功近利的法官能否如愿以偿，尚待评判。

齐格勒的发言还没结束，昂纳克的精神便开始不支了，只见他两腿发颤，喃喃道：“我吃不消了。”昂纳克的另一律师贝克尔立即请求法庭中止审案。布劳伊蒂加姆首席法官不肯善罢干休，执意要让随庭医生当场检查被告身体状况。经查，医生认定昂纳克血压增高、心律加速，不宜继续受审。无奈何，首席法官只得悻悻作罢。下次开庭时间是11月19日。

德国的11月，秋风萧瑟，秋雨连绵，难得见到艳阳天。在这个季节里，德国人通常下班后喜欢在“拖鞋电影院”里坐上几小时。所谓“拖鞋电影院”，实际上就是穿着拖鞋在家里看电视。今年的11月，电视里围绕昂纳克案件大作文章，几个台竞相播放昂纳克时代的历史镜头，用这种轰动效应把人们带回到1989年的11月去。

柏林墙的开放，严格算起来应该是1989年11月9日夜间。在此之前，西柏林对绝大多数东德人来说是个神秘的地方，未获特许是严禁越雷池半步的。我的几位东柏林朋友都曾说过，西柏林对他们来讲比北京还要远，一辈子可能都是个梦。从1989年的11月9日起，这个梦想成为了现实。但是，柏林墙的通道为什么会在这一天夜间开放？究竟是谁下的命令？至今仍然是个谜。前总理莫德罗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弄清11月9日开放柏林墙通道的内幕细节。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并不是有准备和有计划的决定。今天，谁也不要再想把自己说成是打开柏林墙的英雄，因为根本就不曾存在这样的英雄。”

对11月9日那天夜里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晚上，统一社会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委员萨博夫斯基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招待会的实况作了电视转播。萨博夫斯基向记者宣布，从11月10日起将实施新的旅行法，国家机构明晨起开始签发必备的旅行证件，出境旅行的手续将逐步简化，云云。他的招待会还没结束，便有几百名东柏林公民聚集到东西柏林之间的7个通道处。西德电视台派出的记者立即把现场的情景反馈到电视屏幕上，于是，东德各地的上千人开着车赶到柏林墙边，造成边防通道的“超负荷”压力。大约是22时左右，其中的一个

“小卡子”（中国人都把这个离使馆较近的外国人通道称为“小卡子”，而把市中心莱比锡大街的主要通道称为“大卡子”。）突然敞开了，忽拉一下子涌出了不少人。其他关卡相继效法，一发便不可收拾。

据我事先了解的情况，新旅行法实施后并非人人都可以随意去西柏林。因为，西柏林是美、英、法三个占领国共管的“特殊政治实体”，无论西德还是东德都不能无视这一点。何况，东西德之间打开任何一个通道，都必须征得苏联的同意。“在苏方看来，这一行动自然触及了苏在东柏林的直接利益”（莫德罗语）。以前，苏联只同意在两德之间漫长的边界上打开“一个或数个”通道，愿意出境者须办理手续后从那里出境。所以，别说是萨博夫斯基，就连总书记克伦茨也没有权力下令打开柏林通道。那么，究竟是谁下的令呢？

我顾不得去想那么多，马上开车去“小卡子”观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小卡子”的东面，此时已出现长长的两条汽车长龙。粗一看去，几乎清一色是东德国产的“卫星”牌小卧车。这种车小巧袖珍，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30公里，但车身是纤维板制作的，一出事便粉碎，车内人非死则残。由于东德汽车产量供不应求，所以普通老百姓想买这种车需要提前十几年预约。据官方统计，外地人平均要排队等车16年，柏林人沾首都光只须11年。东德人暱称“卫星”（TRABANT）为“特拉比”（TRABI）。除“特拉比”外，车龙中间或可以见到比较高级的国产车“瓦尔特堡”和捷克进口车“斯科达”。东德官员们常坐的瑞典“沃尔沃”（政治局委员级）、法国“雪佛莱”（部长级）和苏联“拉达”（局长级）牌卧车则一辆也没见到。

“小卡子”从外表看只是两条设有升降栏杆的汽车通道，一

条是入口，一条是出口。通常，通道旁各站有一至两名别着手枪的边防警察，检查所有过往车辆中每一个人的身份证和护照。过得关来，是一条蜿蜒曲折的窄道，每一个转弯角度都几乎是 90° 直角，窄道两旁是坚实的铁墩。据说，这条窄道是为防止有人飞车闯关而设的，你纵有钢甲铁车，也难以高速通过这条“降速道”。窄道全长约 100 米，道旁设有海关检查室和高耸立的岗楼，岗楼上随时都有几名荷枪实弹的边防军士兵，手里永远举着高倍数望远镜，警惕地注视着资本主义的西方。

“小卡子”的西面，立着一个小小的边防检查室，西柏林的警察通常从不露面，只是偶而出来倒背手转个圈，大概是透透风解解闷。此时，这里却热闹非凡。数百名闻讯而来的西柏林居民守候在这里，打着“欢迎”的标语，举着香槟酒迎接东方来客。几十名摄影、摄相记者的碘钨灯集中到宽不过两米的出口通道，采访每一个东德人。每一个东德人几乎第一句话都是：“想不到，想不到！太高兴了！”在这里，两边的德国人都像是多年不见面的老朋友，热烈地拥抱，长时间地抽泣，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这一天夜里，西柏林的所有公共汽车和地铁都对东德同胞免费开放，市中心的几家啤酒馆也免费招待东德同胞，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大多数人开车来到市中心著名的 KUDAMM 大街，喝上一杯啤酒，便又开车回东柏林了，因为许多人第二天还要上班。东德人是世界上最讲秩序、最守纪律的群体之一。也有一些青年人喝得酩酊大醉，当街跳舞滋事的。但是，与后来几天数百万东德人一次又一次光顾西柏林，造成这里交通堵塞、怨声载道的混乱局面相比，这只是个小小不然的前奏曲。

话又说回来了，下令开放柏林墙通道的究意是谁呢？当时曾有报道称，边防警察接到了上峰的命令，是奉命而行。然而，事

后却没有一级领导承认发布过类似的命令。按照常理，没有上司指示，当班的警官是断乎不敢随便打开禁锢了几十年的关卡。无论如何，那天夜里打开通道之举避免了可能会发生的流血冲突，所以许多政治家在回忆往事时都肯定了这一理智的行动。至于东柏林乃至全东德的很多老百姓，自然那天晚上把边防警察视为“最可爱的人”，每一个当班警察都接受了大束大束的鲜花和微笑。

又过了半个月，柏林墙被推倒了。柏林墙最有纪念意义之处当推勃兰登堡门了，勃兰登堡门又称凯旋门，原因是它的形状与法国巴黎的凯旋门相近。早在圣诞节前一个多星期，凯旋门西侧就搭起了高高的新闻台，西德乃至西方其他各国的记者麇集在台上，通宵达旦地每晚监视着东边的行动，生怕失去采访历史时刻的良机。圣诞节前夕，东德人民军终于出动大型机械开始拆墙。当夜，凯旋门两侧人山人海，新闻台不幸倒塌，当场压死了两人。

1989年12月25日，即圣诞节当天，我陪同曾经教过我德语的北京大学西语系包智星女教授一同游览已经贯通的数十年禁地——凯旋门腹地，并在几抱粗的门柱上书下了“到此一游”的汉字。离开柏林时，我特意带走了一块柏林墙残石，留作纪念。

(三)

1992年11月26日，第四次开庭。顺便说一句：19日的第三次开庭，有如走过场——法庭上下坐定，被告律师再次呼吁法庭考虑昂纳克的身体状况，停止对其审理；法庭决定对昂再作一次体检，闭庭。由是，下一次的开庭时间便整整拖了一个礼拜。